



鬲水莲

上善若水，利万物而不争
高洁如莲，出淤泥而不染

1945.9.28-2015.5.31

一位慈母的点点滴滴

A hard life, a beautiful human being

从小在艰苦环境中长大，一直以为自己很坚强不会哭。忽然发现我竟然可以哭得像个孩子，更多的时候会止不住默默流泪，而且不分时间场合。这都缘于母亲的离世。

母亲的墓地就在她辛勤劳作了大半辈子的地头。下葬前的晚上雨忽然下个不停，守夜的我还担心早上下葬能否顺利。雨大约在凌晨五六点钟时停了。下葬的时候来了许多人，同村的，邻村的，认识的，不认识的。随着下葬的进行，天空渐渐放晴。在最后一块砖头封上墓口的那一刹那，一缕阳光透出云层洒下来，照在墓地上。我知道，上帝会好好照顾母亲的。

有次趁着我回国，母亲坚持要我和哥哥带她去看望她多年未见的老师，说以后恐怕没有机会了。几经打听，终于找到了母亲老师的家。我后来一直很惊奇。过了那么久了（都50年了），老师竟然一眼就认出并能叫上母亲的名字。我知道母亲那时学习很好，可惜赶上运动，没有机会继续上学。

在澳洲生活工作，时不时也接母亲来澳洲住住。我家后院有很大一片空地。偶尔心血来潮种些花草蔬菜，但总是病恹恹的，不见动静。母亲来后没事就开始侍弄。还开玩笑说老了老了又开始种地了。母亲好像有什么魔法，就像她在艰苦环境下把我和哥哥养大。不多久后院就一片生机，所有植物都在拼命生长，豆荚长得比我还高。写到这让我想起老家院子里一颗枣树。年年都会结好多很甜的枣子。在母亲后来搬到西安跟哥哥住后没多久树就死了。

母亲很爱整洁。记忆中小时候家里院子很大，泥地。母亲每天都把院子打扫得光洁如镜。后来母亲到澳洲小住，我整天忙得昏天暗地，储物室里堆满杂物，后院更是很少打理。母亲很是看不惯，开始自己动手整理。后来连两个孩子都受奶奶感染，开始知道整理她们的东西了。

母亲说话总是慢慢的，她的声音总是暖暖的。听着让人平静安心。每次母亲来澳洲，最高兴的是我的两个孩子。问她们最爱谁，答案永远是“奶奶”。记忆中母亲总是鼓励和赞扬，很少用大人和家长的姿态去训斥我和哥哥。母亲很少替我们拿主意。她总是尽自己的力量去支持我们。记得初中毕业作为年级第一名，我放弃保送中专，决定上高中考大学。别人都觉得放弃铁饭碗很傻因为三年后大学不一定能考得上。母亲依然支持我尽管她自己很辛苦。还好，我后来顺利到北京上大学，总算没有辜负母亲。

母亲很民主。很多大事都要跟我和哥哥商量后才做决定。母亲当然也有严厉的时候。我记得严重的时候我和哥哥是要给她下跪的，虽然现在已经很难回忆起具体什么原因惹母亲生气。